



玉米已不是那个玉米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李凤双、王春雨、强勇)种了大半辈子地的黑龙江省巴彦县中兴村村民马金柱想不到,往年一亩出不了几个钱的玉米现在却身价倍增,成了“香饽饽”。这里的奥秘就是马金柱种上了“高端玉米”。

今年马金柱改种了新的玉米品种,数量不多,就一亩地,但收益却能达到2000元左右。“一亩地一般能出3000多穗玉米,企业按协议给每穗的回收价是6毛钱。”他笑得合不拢嘴。

马金柱提到的企业是哈尔滨健康农牧业有限公司。在企业车间,3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一粒粒玉米经过一道道加工完成“变形”,各种玉米即食产品从这个小山村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企业董事长孙立娟指着一个盖着金色盖子的盒子说,这款主打的“方便玉米大罐粥”是专利产品,和市面上自发热小火锅是一个原理,市场前景不错。

“去年我们多次参加全国农产品对接会、展销会等活动,签订了2020年玉米即食食品预售订单1.2亿元。”孙立娟说。

小小玉米“华丽”转身,是黑龙江省贯彻“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的缩影。

巴彦县扶贫开发办主任苏彦东说,作为全国产粮大县,巴彦县的不少玉米曾长期以原粮低价、初加工等方式销售,错过了深加工带来的可观利润。农业求发展,必须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立足研发,走精深加工道路是孙立娟的选择方向。健康农牧业公司与黑龙江省农科院建立了优质玉米种植示范基地,由农科院专家研发大罐粥专用种子,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企业的路越走越宽。

玉米“变身”不仅使企业发展,还让农村摸到了脱贫致富好门路。巴彦县投入扶贫资金370万元购置厂房,供健康农牧业公司使用,每年从企业获得固定收益分配给贫困户。此外,孙立娟免费为贫困户提供优质玉米种子和有机肥,企业按订单回收玉米,解决农民种难、卖难问题。

“我们主要采取小园种植模式和贫困户合作。”孙立娟说,农村小园子的污染少,可以达到有机食品的品质要求,而且小园模式也便于人工打理,精耕细作。

在贫困户中,老弱病残占一定比例。67岁的董国强前些年脑出血,身体至今没完全康复。“合同有保底价,咋算都不亏。”他说,自己不能干重体力活,在自家园子种了一亩半新品种玉米,省力不说,挣钱还多。

“种子、肥都是企业送的,基本就是零成本。”马金柱说,以前种普通玉米,一年忙活下来,除去买种子、买肥这些赚到手一亩也就几百元,现在他像“绣花”一样精心照顾这些玉米,收入能翻好几倍。

苏彦东说,目前健康农牧业公司带动巴彦县145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用自家小园种植大罐粥系列产品专用品种玉米1707亩,户均增收1800元左右。

“下一步我们打算再上几条生产线,争取达到10条,带动周边更多贫困户和其他村民。”孙立娟说。

新华社银川电(记者许晋豫)身患疾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周伏贵,从没想到自己能脱贫。但如今,他靠着两头牛犊甩掉了“穷帽子”。

“10年前,我家从吴忠市同心县移民搬迁到同利村。因为没技能、没资金,我最初在城里捡破烂,日子过得紧巴巴。2016年,我生病后原本就困难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靠着退耕还林补贴、土地流转费等生活,现在都不敢回想那些是怎么熬过来的。”周伏贵说。

同利村位于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镇,如今,头戴草帽、皮肤黝黑的周伏贵常常站在牛棚前,满面笑容地看着自家牛棚里的9头牛,这当中既有毛色黑亮的安格斯牛,也有“大花脸”西门塔尔牛。

56岁的周伏贵常对人讲,他能有现在的生活,全靠丁秀琴去年年初送来的两头牛犊。

周伏贵所说的丁秀琴,是吴忠市秀琴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合作社奶牛养殖规模达4000多头。奶产业是利通区的支柱产业,目前当地共有规模化养殖场60个,奶牛存栏14.6万头,年产鲜奶64万吨,奶牛养殖规模化率达95%以上。

奶牛养殖日趋规模化,除了带动就业,如何让困难群众更深层次地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是丁秀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5年,丁秀琴想出了“送牛犊”的主意。

“牧场的母牛生下小牛犊才会产奶,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留下母牛犊,卖掉公牛犊。因母牛犊从长到产奶需要2年多的时间,我们便想着把合作社的母牛犊送给建档立卡贫困户,并免费提供兽医跟踪服务、养殖技术服务等。牛犊长大后,合作社将其高价回购作为牧场的后备牛。”丁秀琴说,这样不仅能够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也能降低牧场的饲养成本。

然而,丁秀琴的计划一开始并不顺利:回购首批送出的36头牛犊时,要么质量不达标,要么已被农户提前卖掉,最终只收回了8头。后来,丁秀琴便开始改送公牛犊,让农户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截至目前,吴忠市秀琴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已送出牛犊120多头。

靠着丁秀琴送来的公牛犊,周伏贵快速迈开脱贫的步伐。他说:“合作社送来的牛犊是品种好、价格高的安格斯牛,喂养一段时间后,我把其中1头卖掉买回1头怀孕的母牛,后来又买回两头小牛犊,努力扩大养殖规模。”

看到周伏贵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很高,同利村先后为他协调扶贫贷款8万元。有了资金,周伏贵又买回4头公牛,养殖规模一下扩大到9头。周伏贵说,以前没本钱,更没胆量发展产业,现在有合作社送牛犊,村里给协调扶贫贷款,养牛还有补贴,一下子感觉生活有了希望,一定要把自己脱贫摘帽的“答卷”答好。

对于未来,周伏贵有着自己的打算。他说:“不能因为生病就什么都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我们老两口把牛喂好就是对家庭和社会最大的贡献。我打算把养大的公牛卖掉积攒些资金再买几头母牛,发展基础母牛养殖。”



奶牛真的很「牛」

石头缝里“种太阳”,光伏“照亮”脱贫路

作为长远高效的增收产业,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把“荒山”铺成“金山”

新华社石家庄7月19日电(记者王宁、王晖)骤雨初歇,冀北山区的天空放晴。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牌楼乡东岔村内,一排排蓝色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沿着山坡绵延近千米。

早饭后,村民刘万财总喜欢到光伏板装置区走走看看,自发当起巡查员。

东岔村地处围场西部山区,山多沟深,全村500多亩地一半位于半山坡上,土地贫瘠,不少地常年撂荒。

虽然刘万财名中带“财”,但与大多数村民一样,手里没钱。过去,他和妻子种地、养猪、养鸡,拉扯儿女。好不容易儿子结婚、女儿出嫁,家中却突遭不幸,儿子早逝,儿媳改嫁,留下小孙子和老两口相依为命。

小孙子渐渐长大,刘万财慢慢变老,体力活干不动了,贫困压得老两口喘不过气来。直到有一天,光伏扶贫要进村了!

2017年,在东西部结对帮扶中,天津市武清区与河北省围场县“结缘”。

武清区扶贫干部、围场县挂职副县长刘继群说,在深入研究围场产业特色后,双方决定把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作为长远高效的增收产业,重点进行支持。

据刘继群介绍,截至目前,围场县共建成村级光伏扶贫电站155个,覆盖159个贫困村,总装机容量为4.89万千瓦。

电站由政府监管,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除去地租和运营维护费用外,其余发电收益用于扶贫。



▲空中俯瞰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牌楼乡东岔村的光伏扶贫电站(7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

东岔村因有大片闲置山坡地,被选为附近13个村的联建电站所在地。2019年6月开工建设,当年12月全部并网发电。

“围场山区光照时间长,每块光伏板每天能发电1度多;这个联建电站共有

13440块光伏板,就是1万多度电。”负责当地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的木兰围场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经理丁凯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东岔村电站已累计发电27.2万千瓦时,售电收益204

万元。

光伏板占用村民的土地,每亩每年租金500元,被占4亩多地的刘万财已在去年拿到了头一笔租金2200元。

“山坡地里全是石头,种啥赔啥,每亩地一年100块钱也没人愿意租,这一下高价出租20年,还能说啥呢。”谈起被光伏板占用的土地,刘万财咧着嘴笑着说。

光伏产业,被当地群众形象地称为“种太阳”,它“照亮”了当地贫困户的脱贫路。

“做梦也没想到,山坡地里装上光伏发电板,晒着太阳就能挣到钱。”东岔村贫困户戴春生经历了光伏电站建设的全过程。从建设期参与施工,到建成后的日常维护,再到令人期待的集体分红,“光伏板把咱们的荒山铺成了‘金山’。”戴春生说。

东岔村驻村第一书记宋克勤介绍,光伏电站的收益60%用于贫困户收益分配,40%用于发展村级公益事业。

刘万财算了算账,光伏板占地租金每年2200元,光伏发电分红每年3000多元,他儿子担任生态护林员每年工资8000元,在光伏电站打工每月2000多元,再加上老两口的低保和养老金,全家年收入近5万元,顺利脱贫。

今年2月,围场县实现整县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由2016年底的14.73%降至2019年底的0.28%。



五味子:让农户尝到增收“好味道”

▲7月20日,在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东高庄村中药材种植基地,村民在管护五味子。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管理模式,引导农民发展丹参、柴胡、黄芩、五味子等中药材种植。据介绍,目前该区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万多亩,带动500多农户实现增收。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搬出大山住新村,小黄瓜带来好日子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郭刚)一辆辆农用三轮车鱼贯而入,一袋袋黄瓜装满车厢。市场内外,车水马龙。早上7点刚过,新坪村便民服务站就开始热闹起来。

7月,甘肃省靖远县北湾镇新坪村的大棚黄瓜集中采摘上市。村主任陈永红在市场上忙个不停。

“我们当年搬过来595户2781人,目前已建了585座日光温室。”陈永红说,“现在村里还有39户贫困户,预计在今年年底全部脱贫。”

一直以来,陈永红负责村里的黄瓜外销工作,对黄瓜种植、销售、市场行情等比较熟悉。在市场上他忙着帮瓜农给黄瓜定价。

当天,市场上的黄瓜价格普遍在每斤1元左右。瓜农王万红的黄瓜定价为每斤1.3元,可他仍不愿出手卖掉。

“我的黄瓜粗细均匀,口感甜脆,非常好吃。”王万红“自卖自夸”起来。“这两天虽说黄瓜价格有些波动,但我的理想价位至少不应低于每斤1.4元。”王万红没有白等。他拉来的500斤黄瓜的价格最终如他所愿。

像其他农民一样,5年前刚搬到新坪村时,王万红一家5口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在扶贫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他经营了两座日光温室,一门心思学技术种黄瓜,仅1年后就实现了家庭脱贫。

“岷县老家山大沟深,那时候条件很差,日子也过得很难。”王万红感慨,“现在黄瓜确实给我带来了好日子。”

2015年,移民群众从岷县高寒山区搬迁到新坪村时,面临着很多生产困难。因为是从山区搬迁至平地,大家普遍不会种水

浇地,对脱贫也缺乏信心。

万事开头难。2017年,面对当时移民群众产业基础为零的实际情况,靖远县因地制宜开展大力帮扶,通过政策引导、贴息贷款等措施,积极发展日光温室黄瓜种植,力求通过培育产业让他们能够“搬得来,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

经过数年努力,如今的新坪村已成立了自己的蔬菜合作社,并成功注册了“花儿新村”精品黄瓜商标,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打通了生产销售渠道,增加了群众收入。

“我们在去年底才成立的新富中蔬菜公司,目前营业总额已超过1500万元。除去成本,户均增收超过万元。”新坪村党支部书记贾强喜上眉梢。

当前,“花儿新村”黄瓜已销往新疆、陕西、青海等地并实现出口创汇,品牌效应已经显现。依托日益兴盛的黄瓜产业,新坪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以持续改善。

作为易地扶贫搬迁进城的“新市民”,33岁的韦仕高目前正在一个扶贫车间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如果符合要求,他将继续留在车间上班。

韦仕高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望谟县蔗香镇望谟村人,2019年7月,他和家人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搬到了望谟县城的安置点。

搬迁之前,韦仕高靠在乡镇修摩托车为生,搬到县城后,他得重新找一份工作。

前段时间,韦仕高接到社区通知,得知附近的扶贫车间正在招工,他主动报了名,成为望谟皮具手袋实业有限公司第一批接受培训的工人。

培训期间,韦仕高每个月的工资是2400元。“培训结束后是计件工资,收入应该能超过3000元。”韦仕高说。

望谟皮具手袋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林灿奎介绍,该公司是普安县才华手袋实业有限公司在望谟县设立的分公司,目前还处于试运营阶段,“满负荷运转后,能解决200多人就业”。

林灿奎口中的普安县才华手袋实业有限公司位于黔东南州普安县茶源街道,是一家专门生产加工手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全部销往国外。

在公司附近,有一个名为布依茶源小镇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来自普安县各地的13000余名搬迁群众居住于此。

“考虑到搬迁群众的就业问题,我们把安置点建在工业园区附近。”布依茶源小镇新市民社区主任姜光说。51岁的罗其芬是普安县茶源街道细寨村人,2018年搬到布依茶源小镇后,一家6口分得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并在该公司找到了工作。“在这里上班,最大的好处是离家近,工作也不累。”她说。

记者见到罗其芬时,她正在车间里忙着用工具去除手袋上的线头。目前,罗其芬每月工资2000多元,加上老家种植的20多亩茶园,一家人的生计有了着落。

普安县才华手袋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泽春介绍,除了解决普安县群众就业问题,公司还在黔东南州其他县区设立扶贫车间。

“算上扶贫车间,我们现在有800多名工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80人。源源不断的订单,是稳定工人‘饭碗’的关键。”

董泽春说,2019年公司的销售总额为1.2亿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今年2月13日复工,和去年相比有所延后,但订单不降反增,同比增长15%左右。(记者施钱贵、郑明鸿)

新华社贵阳电

『小』手袋稳『饭碗』